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一 起元年盡二年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謚法無高以帝功最高而爲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　在位十二年

乙未 元年冬十月 古有三正子爲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爲歲首丑爲地正殷用之以十二月爲歲首寅爲人正夏用之以十三月爲歲首秦水德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爲歲首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歷改用夏正始以寅爲歲首至於今因之 五星聚於東井 通鑑因後魏書高允崔浩之言遂刪去此條然此事不獨漢書有明

文又考齊客甘公之說張耳亦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則此事原昭著於漢人之耳目班史及齊客甘公或非無據而云然也故補之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繫頸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今綬紛條是也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鄭元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旄旄之形韋昭曰節者使所擁也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軹音紙棒音非

諸將或言誅秦王

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

賈誼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崤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函谷在河南府新安縣東二里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初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名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地高故曰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與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短曰敲長曰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

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墮音隳）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鍉音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者言誰能奈何我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以甕爲牖以繩繫戶樞）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相越滅吳乘舟浮於江湖止於陶變姓名自謂陶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

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以富與於猗氏故曰猗頓。牸音自躡足行伍卌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銛音纖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兗青揚荊徐冀并八州有之六國與秦俱稱王故云同列。招音翹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六合天地東西南北殽函

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墮音隳

班固贊曰周曆已移仁不代母周以木德王漢以火德王木生火是周乃漢之母也今漢不蒙周功而得之仁恩不忍代周者然故曰仁不代母　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秉天下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驪山未畢復作阿房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讌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猾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漢諱莊故改莊爲嚴　河決不可復壅

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縞素有喪之服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當也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按次第也堵牆堵也言不遷動也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

繇讀作徭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班志縣屬宏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

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
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
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書之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
也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
水經註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
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
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
二十里則長安城
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
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
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
妖祥辨吉凶卽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
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
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
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皆帝王之氣○眡音視祲有浸侵二音急
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楚官有左尹右尹
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

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張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

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項羽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爲壽者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劒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也）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illegible]也）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羽（瞋怒目視也）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眦目際也○眦音恣又音在）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啗音淡）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

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羽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閒行趣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閒空也投空隙而行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

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十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亞父者范增也唉音希又音哀又音譆又音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掘始皇帝冢發之以三十萬人穿近內機發弩箭射外人莫能近久之箭盡乃得入運物三十日不能盡羽發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千口不滅羽又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刪發高祖入秦東珍寶不可言其尤異者有方鏡人照之則腸胃五藏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

塞之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　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即流也言居水之上流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史記曰長沙郴縣班志郴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天下方分長沙為桂陽郡也○郴丑林反音琛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

號爲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史記正義曰徐州縣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治所近世有李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者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郡之而置郡爲南鄭與漢中爲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卽今均房兩州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犬邱懿王所都也秦曰廢邱高祖三年更名師古曰犬邱屬懿王所都秦欲屬周故曰廢邱括地志廢邱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韋昭曰塞在長安名桃林塞史記正義曰桃林塞今華州潼關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爲阨塞耳非桃林也櫟陽縣屬馮翊括地志漢七年

分櫟陽城內爲萬年縣隋改爲大興縣唐復爲萬年秦獻公所城櫟陽其城在今寧州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補註櫟陽今萬年縣故城在西安府臨潼縣北五十里○櫟音藥立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秦縣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爲膚施高奴臨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延水爲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補註高奴故城在延安府鄜州城東五里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平陽縣屬河東郡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爲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爲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傍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而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名國補註朝歌今河南衛輝府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

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張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縣屬信都國漢又分爲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國今邢州所理龍岡縣城是也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地理志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郡稱莊九江今屬壽州府壽州六故城在廬州府舒城縣東南六十里鄱故城在黃州府西北一百二十里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班志邾縣屬江夏郡括地志邾故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爲臨江國江陵縣屬焉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無終縣屬北平郡非遼東郡界蓋羽分韓廣都於無終而分其王遼東之地故也補注無終今順天府玉田縣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師古曰今幽州縣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邱故名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

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史記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盧關博陽蓋在北關之南也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爲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渤海郡闞駰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雍翟塞為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聽命於項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戲音麾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近世有程大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通漢中者惟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張良送至褒中地理志褒中縣屬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李文子曰褒谷在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而行稍通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蓋架木為之且示項羽無東意　田榮聞項羽徙齊

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爲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卽墨自立爲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爲扞蔽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穰侯班志穰縣屬南陽郡已又

殺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元狩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即今楚州縣是也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以水擊絮曰漂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跨正義史記作袴今改從漢書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跨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

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名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爲滕令故號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爲大司農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

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敎寡人計策信辭謝（衞老史記無辭字）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噁發怒氣也叱咤發怒聲也。喑音飲噁音惡叱音尺咤差去聲）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

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和好貌○嘔嘔借音吁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訛不忍授也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離散以敗也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

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晩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

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縣屬武都郡括地志故道今鳳州兩當縣杜佑通典曰故道鳳州梁泉兩當縣地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班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州寶雞縣是也杜佑曰故城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畤縣屬扶風宋白曰漢好畤縣故址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畤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畤音止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於沛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

得前〔夏音頁〕王陵者沛人也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沛公微時兄事陵及起兵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曰〔改正通鑑原文有齊梁反書今按史記漢書皆無梁字故去之〕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

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爲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

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

西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欲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彊後終屬於漢耳乃走漢謁漢王於廢邱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聞項王殺韓王成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常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鎭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櫟陽櫟音藥　諸將拔隴

西　釋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爲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復音福）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者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以十月賜酒肉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注見三卷魏王五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瀕東臨晉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史記正義曰臨晉即蒲津關）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少與兄伯同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

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事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若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子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奈何與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與酒肉之資以納婦且誡女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

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 平為宰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也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閒行挺拔也平拔身閒出而行也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

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讙音喧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逕平陰縣北魏文帝改平陰曰河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爲伊闕取伊闕山爲名 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秦制遮遮道自言曰遮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露臂曰袒衆哭曰臨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

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南河東河內也）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余考正義所謂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城陽縣田榮初與項羽會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陷在羽軍之後田橫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莒縣秋莒之故墟也羽既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莒魯舊爲鄰國則此城陽爲莒之故墟明矣）　夏四月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五諸侯謂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韓王信魏王豹）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并王梁楚徙魏王豹於河東號西魏王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

今西魏王豹負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擅猶專也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伯禽所都秦置爲薛郡漢後以爲魯國史記正義曰魯今兖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今徐州蕭縣是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水經註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過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而睢水爲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爲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相而入於泗謂之睢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稱甚穀水在河南永城縣北七十里睢水在徐州城南六十里漢軍卻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為太僕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審姓食其名）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之下邑城也補註下邑今開封府夏邑縣）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之敗走下邑也下馬踞鞍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

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余謂等棄之者言捐以與人與棄等也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者欲親用之猶言重也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班志虞縣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國舜禹封其子商均於虞少康奔虞即此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

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
中老弱未傅者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言二十三傅之疇官各
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
五十六乃得免為庶人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傅讀
曰附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
南京索閒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鄭共叔所居京城也應劭曰京縣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在鄭
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曰成皋城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
州滎澤縣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逕其東即項羽圍漢王處秦三川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滎陽縣即大索城乃唐之滎陽
縣晉灼曰索音柵師古音求索之索楚騎來眾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
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班志重泉縣屬馮翊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漢王
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

之如淳曰傳發之言隨從也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北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補註敖倉在開封府河陰縣北二十里諸將絳灌等諸將絳灌等通鑑原文作周勃灌嬰等此從史記陳平世家之文也但楚漢春秋云漢已定天下論群臣破敵克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是別一人舊說謂絳者絳侯灌者灌嬰謬矣況楚漢春秋陸賈所作與周勃灌嬰同列言之必有實見可信無疑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其好外見中無所有也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

行（尾生古之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已商高宗之子以孝行著）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我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謁歸謂謁告而歸也）至則絕河津反爲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六月漢王還櫟陽　壬午立子盈爲太子赦罪人　漢王下令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

其時禮祠之如故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自渭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補註河上即左馮翊渭南即京兆中地即右扶風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初秦之亡也豪傑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漢有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案臨月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窖穿地以藏粟也。窖音告　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

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缶以渡軍無船且尙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罌音英）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卽背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趙王歇王趙陳餘王代）後九月信破代兵擒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補卷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二 起三年盡四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丁酉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杜佑曰井陘口在鎮州鹿泉縣今謂之土門按宋白續通典鎮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固又鹿門縣本漢石邑縣界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於鈃山即此地莊云燕趙謂山脊爲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陘音刑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方軌謂車併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閒路微路也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儒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下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傳發傳令軍中使發兵）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依山以自蔽覆也杜佑曰萆山今名抱犢山在鎮州石邑縣井陘山亦在石邑縣閒道萆山卽此地師古曰蔽隱於山使敵不見○萆音蔽）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

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如淳曰小飯曰餐言破趙乃當共飽食也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我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我至險阻而還也信恐諸趙聚兵塞井陘之口欲俟信出險而後擊之若見前鋒便邀兵挫敗則信必將阻險而還師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井州北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陳處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絕也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

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水經注泜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霸迄泜水在真定府臨城縣西北二十五里綿蔓水在真定府井陘縣南門外○泜有帝支池雉兩音

司馬遷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孫子九地篇戰則存不戰則亡爲死地曹操注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礙者置之亡地而後存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

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褕靡也此言當時之人畏信之威聲不能自保其生業皆輟耕釋耒褕靡其衣甘毳其食以苟生於旦夕不復為久遠計○毳香飲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單與殫同盡也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頭之所向曰首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

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甲戌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周官之太宰漢奉常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官信使入國必使人爲之主〕〔時布使太宰主何也〕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者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

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九江之眾身自將之為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徼音叫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楚自彭城至滎陽成皋中間有梁地隔之彭越時反梁地是楚之入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舍之傳相受也故謂之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龍姓且名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塞

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張良字也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

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時漢王方食故良言願借食前之箸以指畫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生死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顯異也紂囚箕子殺比干武王克殷釋箕子囚封比干墓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辭而不受爵元日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著稱容臺今陛下能平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曰鉅鹿之大橋有漕粟杜佑曰鉅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臺今在朝歌城中劉向曰其大三里高千尺以賜貧窮今陛下能平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曰軒曲周屏車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平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爲今陛下能平其不可五也放牛桃

林之險晉灼曰桃林在宏農閿鄉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十三州記宏農有桃丘聚即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山谷在閿鄉縣東南西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閿音旻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張晏曰惟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而汝也公尊稱也高祖嫚駡人率日而公乃公蓋自尊辭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

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說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鬭則大者小傷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

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竝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對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可定矣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 昧音末 大王誠捐能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

為漢項王欲聽之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會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古者諸侯遣使交聘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為一牢秦滅古法軍興之時不能備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為盛禮孔穎達曰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十有二物謂太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云見子具朔食註云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饔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惡[illegible]惡草草牢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

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爲之在左騑當衡上師古曰應說非爾雅翼犛西南夷長髦牛似牛而四節被下及胛皆有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牛尾爲之繫於左騑馬軛上蓋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即驂也安最外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纛音導又音毒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樅音宗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也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

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班志二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宛鄧州縣葉汝州縣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幷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逃附錄郡國志云滎陽故汜津東上有厄井相傳漢王為項羽所追投匿於中即有蜘蛛結網蔽其口又有雙鳩立於上追者欲搜井因見鳩與蛛網乃去後汲黯為滎陽守立神蛛鳩祀之而漢正旦放雙鳩或取義於此乎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張晏曰玉門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謂之小脩武故城在懷慶府脩武縣東四里）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即東周君所居故洛地圖云鞏固也鞏城在洛水之北有四面有山可以鞏固之鞏音拱）令其不得西　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晉天文志孛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外必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將出彗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班志云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座庭）　臨江王敖薨子尉嗣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漢制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

三百石皆屬郎中令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師古曰積聚所畜軍糧芻藁之屬也業謂白馬津在大名府滑縣西二里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睢陽秦縣屬碭郡漢屬梁國故微子所封國也宋都宋州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在陳留郡雍丘縣東春秋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即此　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數日不下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往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

其言乃救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炮音袍又音庖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蜚狐口在代郡師古曰瓚說是應劭無飛狐之名據舊記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注代郡南四十里有蜚狐關史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

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代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守白馬之津口（補註蜚狐口今大同府廣昌縣○敝音鬱奄入聲）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謂因地形而據之以制敵）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負海岱西阻清濟北阻濁河故曰阻河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按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為二臣謂分為二者是）王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齊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項

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毛晃曰倍恩無德曰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河自臨晉以上謂門以下爲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也）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然據敖倉塞成皐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爲漢有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懷澤州界杜佑曰蔚州蜚狐縣漢廣昌縣地蜚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嬀川郡懷戎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酈食其傳曰軍於歷城則歷下即濟南）

郡歷下縣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搖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爲高密國朱白日高密春秋時晏子所食邑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此據史記也班書作橫走博陽近清河郡關此正韓信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襲虜田廣於濰水據要

又敗田橫於嬴下嬴縣亦屬太山郡括地志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此博陽即博城之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旣軍於膠東括地志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爲膠東國以其地在膠水之東也　楚大司馬咎守成皐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皐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汜音似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爲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絕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曰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補註廣武城在開封府河陽縣北一里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聞羽至盡

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之俎上也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祗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洶洶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爲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爲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閒問微問也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

項王乃卽漢王（卽就也）相與臨廣武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塚收私其財罪四（收私者收取其財以爲私有）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附錄三輔故事云漢楚相距於京索閒六）

（年漢王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者有四傷異志云高祖每戰必親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咸言滅七十二子）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水出琅琊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卽此處）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即今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予據班志濟陰郡成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城正義此誤與上卷二年田橫起城陽同　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縣屬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　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首於木上曰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

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必終爲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

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

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乎骨法憂喜在乎容色成敗在乎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先生相寡人何如徹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

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在滅秦所憂者惟此○遝音沓熛音標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銳氣挫於險塞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

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鬭謂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按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

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

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揮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徹因去佯狂為巫時有北郭先生者亦獻帶於信曰牛為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蔕 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

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蓋貉人及燕皆來助漢

漢初為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轉送傳送也 四方歸心焉 是歲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 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昌苛從弟也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

復使侯公說羽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郎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盡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杜佑曰鄭州滎陽縣西有鴻溝楚漢分境之所　九月楚歸太公呂后還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不肯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資治通鑑補卷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三 起五年 盡七年

太祖高皇帝中

〔記〕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 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即固始縣余據班志固始與陽夏為兩縣皆屬淮陽與劉昭志陳國陽夏縣有固陵聚括地志固陵縣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補謂固陵在開封府陳州城西北三十里 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 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分畫疆界 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

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班志睢陽縣屬梁國劉昭志穀城縣屬東郡春秋之小穀也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縣際黃河盡以封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唐爲陳州自陳以東至於海并齊舊地盡以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舒春秋之舒國也班志舒縣屬廬江郡括地志舒今廬江之故舒城地也舉九江兵迎黥布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爲秦所滅置九江郡至唐爲廬壽滁濠等州之地並行屠城父隨劉賈及齊梁諸侯皆大會與追項王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垓是高岡絕巖之稱沛洨縣之聚邑

名在亳州眞源縣東十里今猶高三四丈籍誌垓下在今鳳陽府虹縣西五十里○垓該音亥）羽兵少食盡漢王來挑戰齊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漢王在後周勃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齊王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齊王信復乘之遂大敗於垓下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爾時漢既得九江兵故多楚歌小說家以爲張良之計理或有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蒼白雜毛曰騅孔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騅音追）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解錄其辭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遂先自刎於項王之前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

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班志陰陵縣屬九江郡括地志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紿音待上聲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民正決戰原本誤作快戰諸君原本誤作諸軍乃分其騎因四隤山爲圜陳外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

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故處）項王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伏正皆讀史記元作皆伏今改從漢書）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臣瓚曰烏江在牛渚索隱曰晉初屬臨淮郡括地志烏江亭卽和州烏江縣是也水經曰江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檥船待項王卽此地余據烏江縣在今和州烏江縣東五十里卽亭長檥船待我處。檥音蟻）烏江亭長檥船待（如淳曰南方謂整船向岸曰檥）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

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面謂背之不向也面縛亦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賈父曰面之適向之耳補註馬童面之者謂去背示之以面也注所云云恐俱未安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謂我為汝自刎以德汝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封五人皆為列侯呂馬童封中水侯王翳封杜衍侯楊喜封赤泉侯楊武封吳防侯呂勝封涅陽侯正義分其地元本作分其戶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秦縣屬薛郡項羽初封於此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禮義之地瀕洙泗之

水有聖人之教化其民涉渡爭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及其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狹民眾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朱白曰宋州穀熟縣古穀城也漢於此置薄縣又改為穀陽縣爾考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墳壞有石碣云項王之墓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司馬遷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

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關懷楚言羽棄背關中之形勝而懷鄉歸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諒信也屈盡也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惡也。憞音兌又音頹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漢王還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古之陶邑宋為廣濟軍理所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臨江王共尉不降共敖項羽封為臨江王尉其子也遣盧綰劉賈擊虜之　春正月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

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殊死死罪之明白也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諸侯王皆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

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實宜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乃以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汎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括地志漢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師古曰媼女老稱母錄史記不記高祖母姓但曰劉媼而已索隱曰貞當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云高祖母溫氏其字甚分明至晉開運二年進唐書表云叛及溫媼之歎乃傳為魚之謬則媼字乃溫字之誤也然言溫則不宜又冠之以劉今亦存疑而已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躍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因作園陵寢廟司馬門鍾虡衛守小黃有緣器遷豆張俎之屬十四極廟基尚存焉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惟天子獨稱之漢制度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

書用尺一木兩行此爲異也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誡敕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 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爲長沙王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率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粵王無諸句踐之後秦取其地置閩中郡今復以封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徐廣曰今建安侯官地史記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爲福師古曰閩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閩音民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還也 吏以文法敎訓辨告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 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

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帝置酒洛陽南宮括地志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秦時洛陽已有南北宮上曰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者不敢言尊號耳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徹通也應劭曰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亦曰列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至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彭越旣受漢封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余按北史楊愔避亂東入田橫島是島以橫居之而得名帝以田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後恐爲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臣恐懼

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召衛尉酈商曰班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周禮司節掌守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者執以行為信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守邦國用玉節以玉為之守都鄙用角節以角為之邦國之使節用金關門之節用符貨賄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節此則古之所執以為信者皆謂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與符自符節自節分為三矣漢之節即古之旌節也鄭氏註以符節為漢宮中諸官詔符璽節為漢之印章旌節為漢使者所持節則如漢所謂節蓋古之旌節也賢曰節者所以為信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之毦三重此漢制也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如淳曰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蓋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漢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以馬駕軺車而乘傳曰一封軺傳史炤所謂依乘符傳而行者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耳終不若顏說簡而明○辨晉遂又音謝貞考王世貞曰乘傳者洛陽如淳注云云然漢書於傳者稱乘不如是分別也不然文帝從代來卽位亞夫以太尉討止云乘傳此豈小緩事耶而四馬下足也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師古曰尸鄉在偃師城西廄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

止。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史記正義曰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

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戒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待閒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終身不

復見布朱家者魯人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車軥音劬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名固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徇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

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爲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蘇林曰輅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輓之三人推之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班志邰屬右扶風師古曰邰今武功故城是史記正義曰雍州武

功斄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或文作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
國棄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以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之
於邰○邰音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
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
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
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
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
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閒大戰七十小戰四
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
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

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張晏曰搤與扼同促持之也亢喉嚨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州東二殽山是也澠即澠池○澠音免倍河鄉伊洛河在洛陽城北故曰倍伊洛二水在洛陽城南故曰鄉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漢漕關東之粟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輓之

長安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索曰委輸委積之委輸即轉輸之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考秦地於禹貢時
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太王徙岐
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
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
腴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
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故五方雜錯
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
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
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倣效羞不相及
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爲
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
轔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
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師古曰凡言車駕謂
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鎬音浩鄠音戶斄音臺拜婁敬爲
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司馬遷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水之

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　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　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長安侯盧綰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爲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掾史記盧綰傳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之處初綰親與太公相愛及生男上與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上與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上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上起沛綰以客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

莫及盧綰也上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可以爲燕王者羣臣知上意皆言盧綰功最多可王燕乃立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及也

初項王將利幾爲陳令以城降上侯之穎川上至洛陽召之利幾恐遂反上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 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十里蕭何改脩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

楚王韓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庚子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

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謂巡狩天下收人道德也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初項王將鍾離昧素與楚王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上怨昧聞其在楚詔信捕昧信未及捕也至是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者以昧在公所也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黃石公三略之言天下已定我固

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肎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山東人謂關中爲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海有勃出爲勃橫在濟北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言齊地形勝與秦抗衡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

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肎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師古曰剖破也與之全符而剖分之也蕭何封酇侯班志酇縣屬南陽郡。酇音贊地在南陽此蕭何所封也所食邑沛國亦有酇邑則音嵯周禮百家爲酇則又音攢或音纂獨多按班志功臣表蕭何封酇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皆萬戶宜不得言何封邑獨多蓋參以十二月甲申封何以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樊噲絳灌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受留萬戶故不敢言也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

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不敢言張良爲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陳平爲戶牖侯戶牖鄉名屬陳留郡陽武縣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索隱曰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屬梁國耳括地志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王既封功臣而獨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

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何爲護軍中尉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引不食穀孟康曰道讀曰導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敎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

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移置張良之欲從赤松子游通鑑本置之高祖五年拜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之下今觀良之言有封萬戶侯之語則良於時必已封侯故云然今按良之封也在六年安得於五年時豫言之哉故移置於此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鎭撫天下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荊王 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余據班史時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王賈東陽漢下邳地鄣郡漢丹陽地吳郡卽會稽地蓋其地自淮東而南盡丹陽會稽也賈死後以其地王吳王濞故索隱云王吳地也如淳曰荊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曰荊遂行於世晉灼曰舊伐荊楚自秦之先固已稱荊索隱曰姚察按虞喜云總言荊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荊山在陽羨界賈分封吳地而號荊王指取此義太康地志陽羨縣本名荊溪 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 薛郡漢之魯國東海秦之郯郡彭城後爲楚國蓋封交之時得三郡

地景武之後楚國僅彭城數縣耳　交上同母弟也好書多材藝上起事使兄仲與審食其留侍太公而交與蕭曹等俱從從入關至霸上封爲文信君及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故封之王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喜仲之名也　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據此則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時亦嘗置郡矣自淄東至此雜用古地名固不純用秦漢所置郡名也　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　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北包鞏洛陵於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於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　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班志太原

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爲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境北被邊塞有鴈門之馬邑也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馬邑杜佑曰秦馬邑城在朔州善陽縣界師古曰被猶帶也上許之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

方侯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余按唐志什邡縣屬漢州漢州垂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白曰什邡縣舊治雍齒城今於城北四十步立縣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漢之三公丞相職無不總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爲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觖音決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何至蟲達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廢爲宣平侯

安得預元功十八人之數哉故師古註功臣位次云要耳及敘位爲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耳此說則得之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關內侯位次列侯爵第十九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利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古者君子必帶劍所以衛身且昭武備也秦法羣臣上殿不得持尺寸之兵革

曰屣屩曰屩皮曰履屨履所以從軍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以上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殊遇也

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初上微時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蕭何獨以五至是論功以賞既以八千戶封何為酇侯矣又復益封何二千戶者以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上歸櫟陽　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乃下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母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上竊因左右問其故左右對曰太上皇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鬭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上乃於驪邑營作新宮如豐邑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上少時嘗祭枌榆之社及改新宮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匈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后○曼音蠻冒頓音墨突閼氏音煙支）生少子頭曼欲立之

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應劭曰髇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軍中亦有鳴鏑於近箭之處開小竅矢飛則凌風而鳴○髇音嚻鏑音趙又音可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復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弒父自立乃創為制度歲正月諸酋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

蹛林課校人畜蹛音帶匈奴會祭處又云蹛林木而祭也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則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杯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

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樓煩白羊二王之居在河南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膚施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中百泉縣西七十里膚施縣趙置秦因而不改今屬延州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師古曰匈奴者夏后氏之苗裔其先祖曰淳維[illegible]

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别散分離世傳不可得而次至冒頓而匈奴始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其世傳官號乃可得而紀 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帝賜信書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信得書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郡國志句注山險名在鴈門陰館縣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杜佑曰句注山即代州鴈門縣西陘嶺）攻太原至晉陽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初叔孫通之亡避秦也去之薛薛已降楚矣通乃事項梁梁敗於定陶通乃事懷王懷王弒通又留事項王及上從五諸侯入彭城通乃降漢上敗而西因竟從漢通儒服上憎之通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上乃喜拜為博士號稷嗣君而通亦未

有所言也及是知朝儀未立思有以定之乃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魯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爲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蕝與蕞同如說是韋昭曰引繩爲

（蕝立表爲蕞賈逵曰束茅以立表位爲蕝纂文曰蕝今之蕞字。蕞音秦醉反讀如萃又將遂反鄭讀爲蕞又子悅反讀如纂蕝蕞本字）一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

（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故前御長樂宮受朝賀及蕭何既起未央前殿自惠帝以後皆御未央而長樂爲太后所居謂之東朝）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於是皇帝傳警（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漢書音義天子出稱警傳聲而唱以警外也輦）出房（沈約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從容宮中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不知何代去其輪）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漢吏六百石銅印墨綬奉月七十斛）以次奉賀莫不

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禮畢謂朝禮畢也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執法即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令書其事秦漢爲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定禮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班志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改曰太常此不書奉常而書太常者使人易知賜金五百斤通之降漢也從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至是乃進言諸弟子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爲郎通

又以所賜五百斤金盡分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務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

司馬遷曰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臣光曰禮之爲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睹叔孫之儀而嘆息然所以不能比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楊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耶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宋咸曰謂開布其迹於諸侯之國猶言歷聘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楊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封兄子信爲羹頡侯上兄弟四人長兄伯次兄仲與弟交伯早卒

上微時嘗避事時時從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與客俱來陽爲羹盡櫟釜櫟音遼轢也轢也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尙有羹上由此怨其嫂及卽位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上曰臣非忘之也以其母不長者耳至是乃始得封而猶以羹頡爲名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上黨記晉銅鞮伯華所邑去銅鞮故宮二十里唐屬潞州宋白曰縣有銅鞮水故名。鞮音提　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余據班志圁水出白土縣西東入河師古曰圁音銀今銀州銀水是則白土縣在唐銀州界按圖字乃圁字之譌通典圁水在銀州儒林縣東北今謂之無定河師古又曰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　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班史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班志廣武縣屬太原郡史記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界句注山南村

佑曰代州鴈門郡治鴈門縣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宋白曰隋改廣武縣爲鴈門避太子諱也補註廣武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十五里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補註北方寒極血凝成冰故觸之而指墮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嬀州余按唐嬀州在幽州西北此代谷在句注之北後魏都平城建爲代都蓋因代谷而名也唐屬雲州界欲擊之使人覘匈奴覘音參又去聲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凡事已爲而未成曰業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班志平城縣屬鴈門

師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補注平城在今大同府城東五里白登山在大同府城東七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通鑑先是有月暈圍參畢七重本志以爲昴畢之間爲天街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畢爲邊兵平城之應云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閼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言於冒頓令解圍余謂秘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秘而不傳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師古曰每一弩而加兩矢外嚮以禦敵也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

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帝南過曲逆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濡水出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後漢章帝醜其名改爲蒲陰杜佑曰中山郡北平縣有曲逆縣後漢蒲陰縣前漢曲逆今保定府完縣二字本當如字讀有讀作去遇者非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敖尚帝女魯元公主故執子壻禮上箕倨慢罵之師古曰箕倨者謂伸兩腳其形如箕禮曰坐毋箕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貫姓也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謂儒弱者爲孱○孱音殘乃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師古曰齧指出血以表至誠誓不背漢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復得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微陛下臣等當蟲出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

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洿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爲郃陽侯班志郃陽縣屬左馮翊詩所謂在郃之陽者也其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郃音合　辛卯立皇子如意爲代王

春令郎中有罪耏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回二十八里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其以宮室塡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

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啓之也

上自櫟陽徙都長安先雖以婁敬張良之言西都關中然都邑未成則猶居櫟陽今未央宮始成自櫟陽徙都長安

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班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宗伯

夏四月

帝行如洛陽

資治通鑑補卷十一終